

山东大学尼山学堂师生来聊参观研学

本报讯(记者 路子强)典册存根脉,传承谱新篇。5月11日,一场旨在促进古典文献学教育与文化传承的研学活动在聊城举办。当日,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文史哲》杂志编辑部主编杜泽逊带领山东大学尼山学堂学子,来到聊城市图书馆和海源阁藏书文化博物馆等单位,深入了解聊城古代刻书业和海源阁藏书历史,学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聊城市图书馆古籍特藏中心古籍阅览室,杜泽逊鉴赏了聊城傅氏家族文献手稿十四册,品鉴了傅以渐等人的未刊手稿,高度评价了这批手稿的历史价值。在东昌府刻书业展厅,杜泽逊一边观展一边给学生们讲解刻书知识。他说:“得益于京杭大运河沟通大江南北,清代东昌府书庄很多,不少书庄全国闻名。了解东昌府刻书,就能知道当时读书人读什么、国家提倡什么。当时的东昌府刻书业在山东省出版业中当属第一位,研究东昌府刻书,对研究山东刻书史乃至中国刻书史意义重大。”

海源阁是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是唯一一座位于北方的藏书楼。杜泽逊早年随其师王绍曾教授编纂《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目前担任海源阁古籍中心主

任。在位于古城的海源阁藏书文化博物馆,杜泽逊向尼山学堂学子详细讲解了海源阁藏书、刻书历史,强调了海源阁在保存古代典籍尤其是宋元版古籍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杜泽逊说,海源阁被誉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藏书史上的璀璨明珠,它不仅是回望古代文明的窗口,更是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持续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着光芒。海源阁藏书规模宏大,质量上乘,特别是其宋元珍本收藏,超越了同时期其他三大私人藏书楼,为学术研究和文化保护提供了无可比拟的资源。

海源阁藏书文化博物馆正在准备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藏海源阁古籍展,展出宋版《说苑》《荀子》《管子》《淮南子》《三谢诗》等。杜泽逊讲解了每一种展品的版式特点、文献学价值和流传散失、回归经过。杜泽逊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海源阁藏有一批《永乐大典》影印本,杜泽逊向学子们讲解了《永乐大典》编纂和散失情况,指出了对《永乐大典》进行综合整理的重要性。

聊城市图书馆馆长林虎表示,海源阁作为聊城乃至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



杜泽逊(右三)在讲解古籍版本知识。(聊城市图书馆供图)

将持续响应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宣传推广海源阁藏书文化,推进古籍数字化工作,以科技赋能传统文化活态传承。海源阁藏书文化博物馆主任许丽鼓励学

们以此为契机,为海源阁藏书文化的研究注入新鲜血液,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力量。

查湾散记

——走进海子的故乡

□ 张全林

今年,海子应该60岁了,如果他还在世的话。

时至今日,他的经典诗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依然穿越尘世的喧嚣,持久地洋溢在人们的心间。

3月,于海子而言是特殊的。他生于3月,亦卒于3月。

在同样的季节,我们奔驰千里,从黄河的北岸到长江的北岸,造访查湾、追念海子。尽管天气已经转暖,但那一日,却雨丝飘洒、春寒料峭。

怀宁城距离高河镇很近,高河镇距离查湾也很近。查湾,这个美丽的乡村,就静卧在一片连绵的山峦怀抱之中。

我的大学老师、聊城大学的刘广涛教授先一天抵达这里。我们到达时,他与海子的胞弟查曙明先生早已在海子纪念馆前等着我们。寒暄过后,我对查先生说,您是海子的二弟,我喊您查二哥吧。查二哥爽朗大笑。

彼时天色已晚,查二哥忙着张罗饭。知道我们是专程来拜访母亲的,他便很热情地将老人搀扶了出来。老人家已经90岁高龄,扶着一辆用拐杖的小车自老屋中蹒跚而出。在暮色细雨中,老人裹着棉衣,身材显得愈加单薄。我们忙扶将过来,自我介绍,送上问候。老人应答机敏,很是热情。

“查湾味道”是查二哥自己开的饭店,距离老屋几十米的样子。那日,老母亲亲自作陪,让我们深觉荣幸和感动。菜是查湾的菜,酒是当地的酒,手艺是查二嫂的手艺。老人只倒了一小盅酒,断断续续地给我们讲她的儿子——海子。桌上摆了几道很“查湾”的菜肴,有自制豆腐乳、一碟腌黄豆,老人说这是海子上学时的主菜。查二哥称斟酒为筛酒,就像《水浒传》中的一样;还说,海子就是用腌黄豆“杀饷”。杀饷者,解饷也。

那天老人家茹素。查二哥说老人一个月之内有10天吃素,具体哪天只有她自己知道。老人掰开手指给我们数着:“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廿三、廿四,还有每月的最后3天。”不知道这10个日子有什么特殊意义,但自海子去世5年后,她便开始吃素,于今已30年。

因为怕引起老人伤怀,我们便刻意少提海子。吃饭间,老人主动提出要朗诵海子的诗歌《以梦为马》,这令我们惊喜。老人用的是查湾官话,听不很真切,像是在用古语吟唱,带着独有的岁月沧桑。在海子刚去世的那几年里,每当看到凭吊海子的造访者,她便“一看到你们我心里就发痛”,甚至很长时间听不得“海子”这个名字。但现在的老人,安详且平静。我想,35年的岁月,或许已经抚平了老人心中的忧伤;她每一次诵读海子的诗行,就是在跟儿子对话。从海生到海子,谁又知道老人经历了什么?

其实,海子的母亲操采菊老人出身于大户人家,曾读过几年私塾,经常为海子“讲书”,算是海子的启蒙老师。

海子15岁那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一时轰动县城。母亲连夜熬好白米糕,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分发。去北京探望海子的时候,她装了50多个鸡蛋,从安徽坐火车一路辗转带到北京,一个没破。海子曾说,要用诗歌给父母盖一座大房子。

可是,他没有等到给父母盖大房子,家乡却给他盖了几座更大的房子:一座海子文化园、一座海子纪念馆、一座海子书房、一座被赋予诗歌的村庄。但,母亲最想要的,不是大房子,是儿子。

海子短短一生曾写过161次母亲,在《给母亲(组诗)》中这样写道:“母亲老了,垂下白发。母亲你去休息吧,山坡上伏着安静的儿子,就像山腰安静的水,流着天空……”

海子的愿望实现了,母亲的愿望呢?老人经常背诵儿子的诗歌,在村里的池塘边,在老家的书屋里,在海子的墓地旁,在“诗城”德令哈,在各个城市的海子诗会上,这是最资深海子粉丝的表达,更是母亲对儿子的思念。

当别人请老人在扉页题词时,她最常写的是这样一句话: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她想让儿子过上的好日子。

老母亲31岁生下海子,46岁送海子去北京、56岁接到海子噩耗,61岁开始食素……当她82岁到德令哈诵读海子的诗作《日记》时,台上台下,一片哭声。就是那一次,引发了老人的心脏病。

老人年事已高,心肺功能不全。20年前因外伤导致的腰椎损伤,至今隐隐作痛。柔弱而长寿,知命而达观。当岁月老去,或许儿子的诗歌是她最好的良药。

屋内,张挂着海子的照片,摆放着海子用过的书籍,两张矮凳旁趴着一只雪白的猫,满满的海子的气息。我们把从山东带去的阿胶送给老人,并讲给她怎么吃,老人很是高兴。

替海子尽一份孝心,也是我们此行的最终目的。

那天,我们参观了海子纪念馆,在清晨走过海子的诗歌广场,在回音壁前朗诵他的诗歌。面前是如海的藕塘,枯荷斜插着,如淡淡的水墨画,野鸭在水中游弋,野鸽子在田野觅食,3只苍鹭在空中歌唱,远处的油菜花正在盛开……一切生命都在这春天里复活,就像复活了“十个海子”。

第二天清晨,我们来到海子墓前,献花奠酒。那是一个圆形的坟墓,太阳的造型。海子说:“在夜色中,我有三次受难:流浪、爱情、生存;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家乡人把他葬在山岗上,自东北向西南,面朝家的方向。

那日,查二哥领头祭奠,鞠躬、献酒……坟墓前很多花,有塑料的,也不乏鲜花,还有各地的酒。查二哥说他们过年喜饮德州高粱酒。但我们只带了景阳冈酒。想必,海子也应该喜欢。

刘广涛教授带领我们到海子的母校高河中学作讲座。那是一座拥有近80年历史的名校,校园里已开了不知名的花,两株高大的银杏树正待发芽,一只灰色的小松鼠在树枝和电线之间奔跑,这校园很“海子”。刘广涛教授前一日讲的是《抱着白虎走过海洋》,那一日讲的是《山楂树》。听课的是高二的孩子,主持的是高中的校长。老师讲得酣畅淋漓,孩子台下掌声如雷。那是一首关于爱情的诗,很唯美、很干净,就像孩子们清澈的眼睛。我想,他们懂了。

那所学校的校训是:以梦为马。返回查湾的路上,出租车司机说海子是怀宁的大诗人,说这话时他很骄傲。海子赋予家乡诗意,查湾给予海子温暖。这是梦想与现实的幸运邂逅。

我也是幸运的,有幸拜访了诗人的母亲。老人家的手是温暖的,感情是丰富的,回忆是青春的。那晚,我们路过老人的窗前,透过窄窄的窗棂,见她正坐在电脑前安静阅读,是在读海子的诗歌吧。

此刻,老屋、老人、电脑,还有查湾的春天,形成一幅时空交叠的画面,让那个诗的年代在人间重现。她是儿子最忠诚的粉丝,海子她是她的儿子,诗歌是海子的“儿子”。她是诗歌的祖母。

如今,“祖母”90岁,海子60岁。如果海子活着的话也该到了退休的年龄。“退休”了的海子,再也不会为生存和爱情焦虑。但,当用电脑写作、用手机沟通世界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会做些什么?会写些什么?他又会怎样理解这个人间?

查湾无语,海子无言。一个包容诗与诗人的时代,让人感受到希望和温暖,让我们更加热爱生活。家乡、母亲、爱情、诗歌、太阳,还有深沉的麦地,是海子留给我们的精神食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珍惜他、理解他——那个青春时代的新诗天子!

又是3月,斯人已远。美丽的查湾只剩下那个诗歌的“祖母”在吟唱:

“妈妈又坐在家乡的矮凳子上想我那条凳子仿佛是我积雪的屋顶……”